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数字空间表征的在线建构：来自干扰情境中数字 SNARC 效应的证据

作者：王强强，张琦，石文典，王志伟，章鹏程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这一研究揭示数字字母的空间信息编码问题。采用了数字字母混合呈现以及操纵两者间的比例，结果发现两者间的比例影响是否出现 SNARC 效应。研究方法和结果具有一定的新颖性。但是，这一研究也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需要研究者回答或者增加新的数据以说明问题。具体问题如下：

意见 1：对于等比的混合呈现，没有观察到 SNARC 效应。作者需要说明内在的机制。或者在前言部分有理论上的构想或者假设，而不是时候说明。

回应：谢谢专家的细心审阅和修改建议。我们基于心理数字线假设和工作记忆理论在修改稿中问题提出部分对数字和干扰刺激比例与 SNARC 效应之间的关系做了初步预期。而且我们参考专家建议，在文章的讨论部分专门对这一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希望这次修改能够满足专家要求，若还需进一步修改，恳请专家能够给一个修改的机会，我们根据您的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

意见 2：目前采用的反应方式，是对大小数字、在前在后进行判断；这种范式本身就提示了空间编码，例如小数字对应着左边或者右边等；在前在后更是如此。作者需要采用异同匹配的方式、奇偶判断、元辅音判断等范式，看是否存在 SNARC 效应或者类似 SNARC 效应。

回应：谢谢专家的细心审阅和建设性建议。我们根据您的建议，修改稿中把原来的 3 个实验作为 3 个子实验纳入实验 1，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实验 2 和实验 3。实验 2 把数字和汉字混合后随机呈现给被试，考察了汉字加工对数字 SNARC 效应的干扰以及数字汉字比例对汉字干扰效应的调节。实验 3 要求被试判断数字和字母的颜色考察了字母加工对数字 SNARC 效应干扰的自动化机制。通过系列研究深入考察了干扰情境中数字 SNARC 效应加工机制，揭示了 SNARC 效应的直接起源。再次感谢专家的辛苦审阅和建设性修改意见。

意见 3：3 个实验，建议采用相同方式作图，均显示出字母、数字在左右手等条件下的反应时间、错误率等；目前呈现方式在实验间不统一。

回应：谢谢专家的细心审阅和建议。在修改稿中，所有实验中我们根据您的建议，均以相同的方式作图。由于实验比较多，且所有实验错误率均在 5% 左右，修改稿中我们只分析了反应时。如果需要加入错误率分析，希望专家给我们修改机会，我们在每个实验中进一步加入错误率分析。

意见 4：采用多种统计方法揭示 SNARC 效应或者类 SNARC 效应，目前似乎主要采用方差分析，还可以采用回归等方法。

回应：谢谢专家的建议。SNARC 效应分析的方法流行以下三种：第一，方差分析。通过数字大小与反应手交互作用和简单效应分析判断 SNARC 效应及其方向。这种方法只能说明是

否存在 SNARC 效应，但不能显示 SNARC 效应的效应量大小；第二种是回归分析，这种方法首先根据数字大小和反应手交互作用初步判断是否存在 SNARC 效应，然后以数字大小为自变量，以每个数字上右手减去左手所得到的反应时之差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判断 SNARC 效应的方向。同时用回归系数大小衡量 SNARC 效应的效应量；第三种是一致性分析。这种方法把小数字-左手反应，大数字-右手反应定义为一致，把小数字-右手反应，大数字-左手反应定义为不一致，用一致和不一致的差异衡量 SNARC 效应及其效应量的大小。使用第二种回归分析方法的话，每个数字重复次数不能太少，若太少的话结果可靠性和稳定性将会受到影响。本研究控制了数字和干扰刺激的比例，若要采用回归分析占比较低的刺激重复次数一定不能太少，否则数据的代表性和结果的信效度将大打折扣。比如在数字字母比例为一比六的实验中，采用回归分析分析 SNARC 效应时，每个数字左右手至少需要反应 10 次左右，如果太少剔除极端值后剩余数据代表性会受到影响。以重复左右手反应各重复 10 次计算的话，6 个数字就需 120 试次。字母试次数是数字的 6 倍，相当于 $120 \times 6 = 720$ 试次，整个正式实验就需要 $720 + 120 = 840$ 试次，加上练习的话试次数更多。这样一来实验后期被试将会非常疲劳，实验结果会受到疲劳效应的严重影响。因此，由于不同类型比例不同，这种情境中采用回归分析不是最理想的方案。为了既能够判断 SNARC 效应的有无，也能够测量 SNARC 效应的效应量大小，我们在修改稿中采用第三种方法对实验数据进行了分析，这种方法在以往的 SNARC 效应研究中也经常使用(Shi et al., 2020; Wang et al., 2021)。

.....

审稿人 2 意见：

数字和顺序符号空间表征的在线建构：来自数字字母混合情境中 SNARC 效应的证据。该研究围绕数字和顺序符号空间表征是源自长时记忆还是工作记忆这一问题，将数字和顺序符号混合到一个范式下，并调控两者的比例，以考察比例是否会影响 SNARC 效应的产生，由此解答长时记忆还是工作记忆产生 SNARC 效应这一问题。该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实验设计较为合理。但仍有一些问题，提出以下意见，供参考。

意见 1：为什么 1: 1 的时候没有 snarc，而 9: 1 和 1: 9 的时候都有 snarc 效应呢？背后的机制原理是什么？摘要并没有明确给出解释。

回应：谢谢专家的细心审阅和评论。本研究考察 SNARC 效应直接源于数字在长时记忆中心心理数字上的空间表征还是直接源于数字在工作记忆中的在线空间建构。心理数字线上的空间表征主要受阅读、写作习惯等文化因素的影响。数字在工作记忆中的空间表征是在线建构的，易受情境性因素的制约。本研究中把数字和干扰刺激以不同的比例混合后随机呈现给被试，这种混合情景会干扰数字在工作记忆中的在线空间建构。而且数字和字母混合情景对 SNARC 效应的干扰可能有两条路径：一是字母意义的认知干扰了 SNARC 效应；二是数字加工和字母加工之间的任务转换干扰了 SNARC 效应。而且，如果数字和字母混合随机呈现情景对 SNARC 效应的干扰通过任务转换这一路径实现，那么数字字母比例与 SNARC 效应的效应量之间将呈倒“U”型(原因我们在正文中有详尽论述)。本实验在 1:1 时未捕获到 SNARC 效应，在 1:9 和 9:1 (修改后的文章中是 1:6 和 6:1) 时发现 SNARC 效应，说明数字字母混合呈现情境中字母加工对数字 SNARC 的影响主要通过任务转换实现。我们在修改稿的摘要、问题提出和讨论部分的合适位置对该机制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希望我们的修改能够满足专家要求。若需进一步修改，希望专家能够给我们修改的机会，我们努力根据专家要求修改完善文章的设计与表达。再次感谢专家建设性的建议。

意见 2：这种比例的设置，应该再做一个控制条件，比如没有顺序信息的分类符号，也呈现

1: 1, 1: 9 和 9: 1 条件, 看是否会干扰 snarc 效应, 如果 1: 1 条件也会干扰 snarc 效应, 就说明可能不是顺序符号的比例对其产生的影响, 而可能是任务转换造成的。所以建议作者最好补充一个实验, 1、2、3、5、6、7, 和一些非顺序符号 1: 1 整合, 看是否会出现 snarc 效应?

回应: 谢谢专家的建设性建议。我们根据专家的建议补充了一系列实验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首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数字与干扰刺激比例变化引起数字 SNARC 效应的变化, 这点就可以说明数字与干扰刺激的比例影响 SNARC 效应。至于数字与干扰刺激比例如何影响 SNARC 效应? 经过分析我们认为有两条可能的路径: 一是干扰刺激意义的认知影响了 SNARC 效应; 二是数字加工和干扰刺激加工之间的任务转换影响了 SNARC 效应。由于数字与干扰刺激比例越接近“一比一”, 数字加工和干扰刺激加工之间的任务转换越频繁。相反, 数字与干扰刺激比例越远离“一比一”, 数字加工和干扰刺激加工之间的任务转换越不频繁。因此, 如果数字和字母混合随机呈现情景对 SNARC 效应的干扰通过任务转换这一路径实现, 那么数字字母比例与 SNARC 效应的效应量之间将呈倒“U”型。如果字母对数字的干扰无需通过任务转换这一路径实现, 而是通过字母意义的认知这一路径实现, 那么数字 SNARC 效应随着数字字母比例变化的模式与任务转换的倒“U”型干扰模式会截然不同。而且如果是任务转换引起的, 把字母改成非空间排列的其他刺激也有可能出现倒“U”型干扰模式。本研究通过对先前实验和新增实验结果的分析, 相对更加支持任务转换影响了数字与干扰刺激混合情境中数字 SNARC 效应。

意见 3: 实验一把数字和字母合并在一起分析, 而实验二为什么没有把数字和字母合并在一起分析, 而是单独分析数字, 不分析字母呢? 同样的实验三, 为什么只对字母分析, 而没有对数字进行分析? 以及数字和字母合并进行分析呢?

回应: 谢谢专家的细心审阅。原来的研究中, 实验 2 中字母只占了 10%, 实验 3 中的数字只占了 10%, 数字和字母重复次数太少, 以致平均到每个与之相关的处理水平后, 数字和字母重复了 3 次(比如原实验 2 中, 左手对靠前的字母, 右手对靠后的字母仅仅反应了 3 次, 左手对靠后的字母, 右手对靠前的字母仅仅反应了 3 次), 由于数字和字母重复次数太少, 所得数据代表性不高, 而且有些极端值剔除后无法进行分析, 所以原文只分析了占比较多的数字(原实验 2)或字母(原实验 3)数据。在修改稿中, 我们删除了原来的实验 2 和实验 3, 重新根据审稿人的建议修改和补充了实验, 并对专家提出的上述问题进行了全面而彻底的解决。再次感谢专家的建议, 希望我们的修改能够满足专家的要求。

意见 4: 实验一是双任务, 实验二和实验三都是单任务? 文中并未说明清楚实验二和实验三是否为单任务还是双任务? 对较小比例的刺激是否还做反应? 如果不做反应的话, 那整体上实验二和实验三相比于实验一, 任务难度也变得更简单了。所以改变的并仅仅是数字和字母的比例这一个变量。如果是双任务, 另外一种可能性是任务难度或者任务转换对 snarc 的影响, 而不是数字字母空间表征相互干扰造成的 snarc 效应的影响。如果把字母任务改成另外一种分类任务的话, 是否会得到相同的结果呢? 与问题 2 相似。

回应: 谢谢专家的细心审阅和评论。非常抱歉没有在原文中表达清楚我们的意思。原实验 2 和原实验 3 与实验 1 基本相同, 唯一不同是数字字母比例不同。由于实验 2 字母只占 10%, 实验 3 数字只占 10%, 我们在结果分析时没有分析字母(实验 2)和数字(实验 3)数据。这一问题我们在修改稿中进行了修改。由于原来实验 2 和实验 3 部分刺激重复太少无法进行分析, 修改时我们删除了原实验 2 和实验 3, 并用新的实验取代。

.....

审稿人 3 意见:

数量或符号加工中的空间效应是源于长时记忆的空间表征,还是源于工作记忆的在线空间建构?目前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还存在分歧。本研究以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为材料,采用快速呈现刺激分类范式,在操控数字字母比例的条件下考察了数字、字母不同混合比例的 SNARC 效应,探讨数字或符号的空间编码特点,并得出数字和顺序符号的空间表征是人类通过统计学习在线建构的结论。研究总体上逻辑清晰,框架完整,实验流程和数据分析也比较规范,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理论贡献,但是文中还存在一些有待阐述的问题和待修改的内容,建议修改再审。对于本文主要问题和建议如下:

意见 1: 本研究共三个实验,每个实验的目的分别是什么?为了让研究逻辑更加清楚,建议分别在文章的相应位置加以阐述。

回应: 谢谢专家的细心审阅和建议。在修改稿中,我们在每个实验的开始部分对实验目的分别予以阐述。

意见 2: 2.1.4 实验程序部分。在经典的奇偶判断和大小比较任务中,实验刺激通常为 1、2、3、4、6、7、8、9,把 5 作为标准刺激。为什么在本文中实验刺激为 1、2、3、5、6、7,而把 4 作为标准刺激?请解释一下这样处理的理由。另外,数字和字母作为两种不同的刺激类型,它们在同一个 Block 中是分别呈现,还是混合呈现?如果是混合呈现,两种刺激的比例是多少?请在文中加以描述。

回应: 谢谢专家的细心审阅。的确如专家所说,经典 SNARC 任务中,实验刺激通常为 1、2、3、4、6、7、8、9,把 5 作为标准刺激。本研究选用的字母是字母表第一排 7 个字母 A-B-C-D-E-F-G,并把 A-B-C 看成靠前字母,把 E-F-G 看成靠后字母,把 D 看成标准刺激。由于是数字和字母混合呈现,首先要保证数字和字母数量相等,所以就选择 1-2-3 为小数字,5-6-7 为大数字,4 为标准刺激。这样数字和字母就能更好地对应起来。在 SNARC 实验中,数字大小是相对的概念。所以我们的这种选择和安排不会影响我们的研究效度。已有研究也有类似做法,比如有实验以 3 为标准刺激,把 1 和 2 看成小数字,把 4 和 5 看成大数字。或以 6 为标准刺激,把 4 和 5 看成小数字,把 7 和 8 看成大数字(Dehaene et al., 1993)。

意见 3: 2.2 结果部分。“反应手和刺激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数字大小或字母顺序与刺激类型交互作用显著”,请对这些结果进行更为具体的描述。“说明数字和字母加工中的 SNARC 效应可能与刺激类型相关”,提出这一结论的依据是什么?从前面两个交互作用似乎不足以得出这样的推测。另外,反应手*数字大小或字母顺序的交互作用如何,以及三重交互作用的分析结果如何?针对这两个重要的数据统计结果文中似乎并没有加以呈现。

回应: 谢谢专家的细心审阅。由于实验设计的缺陷,原实验 2 和实验 3 我们在修改稿中删除,而且根据有关评审专家的意见,我们采用了一种能量化考察 SNARC 效应的方法对实验结果进行了分析。这样一来您针对初稿提出的上述问题均在修改稿中得到了有效解决。希望我们的此次修改能满足专家的要求。如需进一步的修改,我们恳请专家能给我们修改的机会,我们根据专家的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文章。再次感谢专家的细心审阅和建设性评论。

意见 4: 3.2 结果分析部分,我们看到在实验 2 中,虽然对于小数字的判断左手的反应更快,但是对大数字右手却并没有呈现反应优势,出现 SNARC。如何解释这一结果?

回应: 谢谢专家的细心审阅和评论。根据 SNARC 效应的概念而言,小数字应该左手比右手反应更快,大数字应该右手比左手反应更快。但是在实际的实验中,有些时候反应手主效应或数字大小主效应会显著,反应手和数字大小主效应差异显著后将会导致小数字和大数字上

左右手反应之间的差异增加或减少。在原实验 2 中，由于出现了数字大小主效应，且小数字反应比大数字更快。小数字的更快反应使得左手对小数字反应和对大数字反应之间的差异拉大，同时也使得右手对小数字的反应时和对大数字反应时之间的差异缩小，进而使得右手上没有出现差异。但是这点并不否定 SNARC 效应的存在。在修改稿中，我们根据数字-反应一致性来判断和测量 SNARC 效应，有效地避免了您提出的上述现象的发生。再次感谢您的细心审阅和建设性评论。

意见 5：总讨论部分。关于总讨论部分的内容，作者分别对实验 1、2、3 的结果进行了描述和解释，个人认为其内容更适合分别放置在不同实验结果之后，作为单个实验的结果讨论。个人认为，总讨论应该是对整个研究结果的概括和综合性的讨论，例如：1) 数字和字母所占的比例会对 SNARC 效应的产生影响，为什么；2) 当数字或符号的比例增加到 90% 时出现了 SNARC 效应，这一结果说明什么；3) 为什么实验 2 和实验 3 的结果不太一致，其中的原因可能是，等等。另外，本研究探讨的核心科学问题是：数量或符号加工中的 SNARC 效应是源于长时记忆的空间表征，还是源于工作记忆的在线空间建构，那么本研究的结果是否回答了这个问题？针对这一点，似乎在总讨论中作者也未展开深入的探讨。

回应：谢谢专家建设性评论。您提出的讨论部分写作方法给我们讨论写作带来了很大启示。非常感谢您宝贵的意见。我们按照您的建议把部分内容放到了每个实验的讨论部分。在总论中，我们对比已有研究对整个研究结果，结果的可能原因，结果寓意等进行了综合讨论。希望我们的修改能够让专家满意。如果还需进一步的修改完善，恳请专家能给一个修改的机会，我们结合专家的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再次感谢专家的细心审阅和建设性建议。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

作者进行了认真修改，补充了实验数据。目前篇幅过长。需要大量压缩，说清楚科学问题、假设以及有关实验过程即可。

回应：谢谢专家的细心评审和肯定。考虑到本研究主要关注不同性质干扰材料以不同比例与数字混合呈现如何影响数字空间编码。实验 1 和实验 2 分别采用具有空间属性的字母和不具空间属性的汉字作为干扰刺激，在不同比例的实验条件下能够研究揭示我们主要关注的问题。因此，我根据您的意见，结合审稿专家二的建议删除了实验 3，将正文部分字数压缩至 10920 字。希望我们此次修改能够满足专家要求。若还有待修改完善的地方，恳请专家再次给予我们修改完善的机会。

审稿人 2 意见：

作者对文章做了大篇幅的修改，并将原来的三个实验调整为实验一，同时还增加两个实验。做了较大的工作和修改。实验二修改了实验材料，重复了实验一的结果说明该比例效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实验三的引入并没有很大的意义。整体上，可以看到作者通过操控双任务，改变两种任务的刺激比例，刺激材料，观察到了另一种任务对 SNARC 效应的干扰，并且该干扰效应收到比例的调控，并不受到次材料是否具有顺序信息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创新意义。但文章仍存在一些问题，以下一些意见供参考。

意见 1: 参考文献的引用格式有一些地方有问题。需要修改。比如 Wang, Q., et al. al., 2019 等等。

回应: 谢谢专家的详细审阅和建议，我们参考最新版 APA 格式，修正了全文参考文献应用格式。

意见 2: 前言中的预期需要写清楚，明确什么假设会得到什么结果，反之会得到什么结果。

回应: 谢谢专家的建设性建议。我们在修改稿中重新组织了前沿部分的假设和结果，并将修改部分用蓝色标记出来。希望我们此次修改能够满足专家要求。如还需进一步修改完善，恳请专家再次给予我们修改完善的机会，我们定会根据您的建议修改完善。再次感谢专家的细心审阅和建设性建议。

意见 3: 反应一致性定义如下：含“木”字的汉字用左手反应，不含“木”字的汉字用右手反应定义为一致，含“木”字的汉字用右手反应，不含“木”字的汉字用左手反应定义为不一致。这个分类方法不对，并对于是否含有“木”的汉字并没有什么一致和不一致的背后逻辑假设？只能说分成有木和没有木的两类。分析的时候只能说按照 SNARC 效应的分类方式进行匹配分析，但是肯定是没有类似 SNARC 效应的结果的：是否有木和左右手之间的联结。

回应: 谢谢专家的细心审阅和建设性建议。正如您所说的，汉字是否含“木”与左右反应之间并没有实质关联。这点从实验结果也能看出来。但是为了方便实验设计和结果分析，我们参考 SNARC 匹配方式，暂定含“木”字的汉字用左手反应，不含“木”字的汉字用右手反应定义为一致，含“木”字的汉字用右手反应，不含“木”字的汉字用左手反应定义为不一致。我们主要研究汉字干扰情境中数字空间表征情况，这种定义不影响研究结果，但是能够精简实验设计和结果分析，便于读者理解研究结果。所以我们就参考 SNARC 匹配方式进行了定义。在修改稿中我们根据您的意见特别地进行了说明，并用蓝色字体标记出来。希望我们这种做法能够得到专家的认可，如有更好地修改建议，恳请专家再次给我们修改的意见和机会。再次感谢专家的细心审阅和建设性建议。

意见 4: 实验二，引入没有顺序信息的汉字作为干扰材料。但是同样表现出了比例效应，这就排除掉了顺序信息特异性干扰的假设，排除掉了顺序性材料的特异性，实验一和实验二是相似的结果。所以只要是分类材料，不管另一种分类的刺激材料是否含有顺序信息都会对 SNARC 效应产生影响。尤其是再 1: 1 条件下，会使得 SNARC 效应消失。为什么？影响到了数字产生空间表征过程的链路？影响到了数字的表征阶段？还是影响到了什么？按照作者的思路，是影响到了工作记忆中的心理数字线的在线建构过程？作者是否可以参考 双阶段加工模型的逻辑去解释？或者阐述一下实验结果和双阶段加工模型之间的关系（颜丽珠，陈妍秀，刘勋，傅世敏，南威治. (2022). 数字空间联结的灵活性及其内在机制. 心理科学进展, 30(1), 51-64.）。实验一和实验二都在影响了数字形成空间表征阶段，所以观察到了对 SNARC 效应的影响。可以考虑删掉实验三，在讨论部分针对实验一和实验二的一致性结果做进一步的深入扩充和讨论。

回应: 谢谢专家为文章修改提供建设性建议和参考文献。我们认真阅读了专家推荐的参考文献。专家推荐的文献对我们的启示极大。通过对双阶段加工模型的学习，我们对 SNARC 效应灵活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在讨论的最后部分，我们根据专家的建议，深入阐述了本研究结果与双阶段加工模型之间的关系并用蓝色字体标记出来。希望我们的修改能够满足专家的要求，如需进一步的修改完善，恳请专家再次给予我们修改机会。再次感谢专家百忙之中评阅我们的文章并给予建设性的修改意见。

意见 5：“实验 3 采用颜色分类任务，在改变认知任务后进一步考察了数字字母混合呈现对 SNARC 效应的干扰，发现数字字母比例变化对 SNARC 效应调节作用失效，再次验证了数字 SNARC 效应的情景依赖性。”实验三，SNARC 效应都没诱发出来，在这个基础上再去探讨比例对其的影响，好像不是很稳定。并且也并没有和比例发生什么交互作用，实验三一定程度没有什么意义。对本文的论点没有什么贡献意义。并不能支持作者提出的情景依赖性这个观点。也有研究专门探讨了不同认知任务对诱发 SNARC 效应的原因，其中更多的解释为数字意义加工深度对其的影响。Didino, D., Breil, C., & Knops, A. (2019). The influence of semantic processing and response latency on the snarc effect. *Acta Psychologica*, 196, 75-86. 作者三点结论。第三点结论一定程度已经被验证了 (Didino, D., Breil, C., & Knops, A. (2019). The influence of semantic processing and response latency on the snarc effect. *Acta Psychologica*, 196, 75-86.)。第一点和第二点可以考虑从双阶段加工模型中，其他刺激材料影响了 SNARC 效应产生的第一个阶段（数字空间表阶段），从而影响了 SNARC 效应。

回应：谢谢专家细心审阅和建设性意见。确实如专家所说，实验 3 在所有比例水平上均未诱发出 SNARC 效应。仅凭实验三的结果探讨比例的影响确实不太科学。但是把实验 3 的结果与实验 1 比较，可以考察不同比例情境下干扰刺激对 SNARC 效应影响的自动化问题。考虑到本研究前两个实验采用不同干扰刺激考察数字空间表征的在线建构机制。前两个实验结果能够充分地说明我们欲考察的主要问题。再者前两项实验已经包含 6 个子实验，文章篇幅已经很长。所以，我们欣然接受审稿专家的意见，将实验 3 予以删除。相应地，结合专家意见对讨论部分做了修改和调整。希望此次修改能满足专家的要求。再次感谢专家百忙之中评阅我们的文章并给予建设性的修改意见。

审稿人 3 意见：作者已经很好的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

回应：谢谢专家百忙之中审阅我们的稿件并认可我们的修改。

第三轮

审稿人 1 意见：作者已经很好地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

编委意见：建议发表

主编意见：该文经三位审稿人多轮评审并提出详尽的意见，作者也根据这意见进行了多轮仔细的修改，包括合并实验，并增加一系列的实验，在这些修改的基础上，论文的质量也得到极大的提升，审稿人对当前稿件表示满意。整个审稿流程清楚且符合要求，同意发表。